

建議與提問	修改
<p>朱玉琦老師： 在描述違約區間時，除了黑白分明的兩區域以外，是否可以用違約機率來表達？</p> <p>楊茜文老師： 去除其他機構的借款勢必比較低。比較去除各機構之後，違約機率增加多少，減少多少。</p>	<p>我於穩健性測試中（頁 41），加入違約條件機率的敘述與圖形（頁 57，圖 11），以考慮若當期之債務延續至下一期，違約機率為多少。</p> <p>由於固定<math>y_t^T</math>下，違約機率與債務水準為嚴格遞增，若移除較多債務，則違約機率下降較多。中國在兩國中絕大時間皆為最大債權國，因此移除時機率變動皆最大。於頁 43 註腳 21 中提供計算例子。</p>
<p>朱玉琦老師： Empirical Result 可改成 Quantitative Result，來避免混淆。</p>	<p>標題已參考老師的建議修改（頁 28）。</p>
<p>楊宗翰老師： 國內廠商生產，若有需要買國外的中間財，或是借款來預支，對 default set 的影響？也就是考慮國際借貸若會影響國際貿易，進而影響生產活動這樣的管道。</p>	<p>Mendoza and Yue (2012) 的模型中，有考慮營運資金限制 (working capital constraint)。因此未來可以考慮使用此模型來探討。直覺而言，這類管道會內生的使違約時的產出損失增大，進而影響到 default set。</p> <p>此管道已納入 Conclusion（頁 46），做為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。</p>
<p>葉國俊老師： 會落入債務陷阱，到底是中國的借貸所產生，還是本來的「稅收制度」所導致。是否國內因素導致的狀況大於國外因素？</p>	<p>模型中，稅收是為了矯正外部性，而非為了還債。此說明已增加至模型敘述之章節（頁 27）。</p> <p>而本模型對於國內因素的磨墨並不多，因為模型設定下政府可調控的變數僅有匯率與稅負，兩者皆是為了處理外部性，使得經濟體符合 Arelleno (2008) 的中心化經濟 (centralized economy)。</p>
<p>葉國俊老師： 斯里蘭卡與巴基斯坦是否也是商業合約？考慮債務優先性的話，還能不能說是債務陷阱</p>	<p>於第三章敘述中國對斯里蘭卡與巴基斯坦借款時，有提及中國對兩者之借款，也有商業合約的存在。如頁 11 提及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的借款中利率為 6.3%，而頁 14 提及巴基斯坦能源相關借款利率為 5~6%，皆為商業借款的利率。</p> <p>債務優先性的部分，文獻回顧中有提及中國的</p>

	債務合約將使得債務國需要優先償還中國的債務 (cross-default clauses, 頁 5)。
葉國俊老師： 債務就像堆積木。債務陷阱來自於新的中國債務，還是本來的既有債務？	本論文無法直接回答究竟是誰的債務造成，因此透過機率來判斷。我有嘗試於穩健性測試中，考慮違約條件機率 (頁 41)。移除中國後，違約機率的下降幅度會最大，因此可以說明中國債務的影響較大。
葉國俊老師： 模型中是否存在一個收斂路徑，或是會發散的動態？	本模型有隨機性，因此沒有固定的收斂路徑。  本研究中有針對模型進行一百萬期的模擬，在產出連續下降時，經濟體有機會進入違約狀態，而其在一定機率下回歸金融市場。模擬中並無出現收斂至一個狀態 (永遠違約或永遠不違約) 的情況發生。由於可貿易產出之對數 $\ln y_t^T$ 的動態為定態(stationary)的 AR(1)過程，具有均值回歸(mean reversion)的特性，因此設定上不會出現產出發散的情況。
楊茜文老師： 違約風險會反映在課稅 (through Euler Equation)。應於正文中敘述此性質。	已於模型章節中，增加此一說明 (頁 27)。